

肖洛霍夫创作研究

徐家荣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序

米·肖洛霍夫，这位有划时代意义的俄罗斯苏联作家，这位曾获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艺术大师，对于中国读者，特别是中老年人来说，是十分熟悉的。他的作品从本世纪30年代初，经鲁迅先生独具慧眼而促成贺非等人从德文、英文转译出版，一直到现在不少代表作多次出版重译本，可以说是流传甚广，影响很深，特别是对若干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过直接的“养料”和“触媒”作用。在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中，肖洛霍夫及其创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课题，而且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大题目。《肖洛霍夫创作研究》就是在这个“大题目”上做的认认真真的“小文章”。

这些“小文章”对学习者和读者来说，当然要老老实实地去读，去领会掌握，这对理解肖洛霍夫及其创作这个题目也必然有所裨益。我这里自不必多说有关本书的内容的话，我要说的是一些“题外”话。

学习、研究伟大作家肖洛霍夫及其创作，当前要进行“跨世纪时期的文学思考”。在世纪之交，要描绘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地图，就需要思考一些普遍性问题：本世纪各大洲、地区、国家和各民族文学的进程及其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本世纪世界文学具有的共同艺术特点、思想倾向和美学规律；本世纪文学理论和批评中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嬗变及相互关系等。我们要把整个一位20世纪的代表人物肖洛霍夫及其创作，摆到上述宏观角度上去进行考察，寻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契合点，认识其历史价值。当前的俄罗斯文学正在选择道路。我们说，作为20世

纪重大文学现象的苏联文学，其价值将是永恒的，当前的俄罗斯文学必须继承这份遗产，在吸收和消化异质文明的优秀成果之后，在取得多种借鉴的参数后，俄罗斯文学可望演化出新的质和新的生机。肖洛霍夫及其创作正是一份价值永恒的宝贵遗产，它必将在走向 21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起到它不可代替的“传统”作用和典范作用。

我常常考虑，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文系科，开设外国文学课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已经说得很精辟了，可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还很片面，很肤浅。最近，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学会常务理事、翻译家、著名诗人绿原同志有一个题为《几点希望》的书面发言。绿原希望外国文学界更密切地关心中国作家的写作实践，把自己的工作同本国文学的发展前途联系起来。他认为外国文学工作更实际、更重要的目的是与我国不同路数的作家共同“破解”外国名著，共同参与和提高中国文学的写作实践。绿原同志的这番话，我觉得比较切中要害地回答了“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课程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从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这一领域来说，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几乎没有谁不曾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不曾直接或间接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外国文学名家、名著进行过借鉴、吸收、参照，甚至“复制”，外国文学对他们的作用可谓大矣！周立波早年通过英译本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令读者耳目一新。建国初他根据东北老区减租、土改的实践所写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从主题到人物、从结构到语言，可以说从《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中“拿来”了太多的东西，受到太多的影响，当然这属于初级阶段的尝试，还有模仿的痕迹，但小说中那老孙头的形象，简直活脱脱地出现了一个中国的“舒卡尔老爹”，不能不说是周立波从模仿到创造的写作成果，决不可对此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相反，我认为，他在“破解”外国名著，提高中国文学

创作实践上倒是做了一点踏踏实实的工作，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有益的。高校中文系的学生当然不可能也不必将来人人成为作家，但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就不能不重视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不能不重视实实在在地“破解”外国文学名著，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也是面向 21 世纪的世界文学的大趋势所要求的，任何闭关自守、抱残守缺、土生土长、夜郎自大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符合面向下世纪世界文学多元化的新格局，也不符合我国转型时期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新需求。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在纪念人类历史上这个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肖洛霍夫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短篇小说《人的命运》（一译《一个人的遭遇》）。《人的命运》是开拓了军事题材、战争题材新浪潮的里程碑作品。小说的素材来源于 1946 年，战后第一个春天，肖洛霍夫从草原归来，在顿河渡口，听了一位领着一个小男孩的司机的倾诉自己的身世经历，他当时就想写一篇小说，但没有动笔。时间过去了 10 年，10 年间，世界的形势，苏联的政治局面，作家的创作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一次战争夺去了 2700 万苏联人的生命，破坏了 32000 个工业企业，10 万个集体农庄……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人民已从胜利的欢欣中冷静下来，深刻地回味战争对人的命运意味着什么，人依靠什么赢得了这场战争。1956 年底，肖洛霍夫回到这次谈话中来，他一个星期不离书案，一口气写完了《人的命运》这篇小说，在 1956 年除夕和 1957 年元旦这两天的《真理报》上连续发表，引起了“轰动效应”。

《人的命运》与众多苏联军事题材小说不同的，首先是它用深沉的笔调描写了苏联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和牺牲，借助于战争悲剧的表述，强调战争与人的命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来展示人生幸福的丧失和心灵中珍贵的希望的破灭。悲剧是表现美与丑的冲突的。在悲剧中，美的毁灭是由于美丑冲突本身的结果，有

其必然性。《人的命运》所体现的悲剧美，在于深刻揭示了战争悲剧冲突的必然性。有战争，就必然有流血牺牲。战争会给人带来深重的灾难，改变人的命运。肖洛霍夫的艺术描绘令人信服地说明，战争与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个人命运之间的悲剧冲突，代表着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是法西斯的侵略战争破坏了苏维埃人和平幸福的生活。因而这种悲剧冲突有其必然性。肖洛霍夫笔下的悲剧是兼“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而有之的悲剧，因而获得了永久的魅力。

其次，《人的命运》以普通人作为悲剧的主人公，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幸，从而感到大吃一惊，受到感召，激起斗争的勇气。肖洛霍夫把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人形象引进了悲剧的神圣殿堂。他塑造的索科洛夫生于1900年，正好与本世纪同龄，这不是偶合的，而是作家精心设计的，旨在说明索科洛夫的遭遇就是本世纪人民，特别是俄罗斯人民的命运的缩影。普通人真正的悲剧因素，就在于连生存的权利、得到和平安宁的渴望这一点点最起码的要求都不能实现，反而遭受家破人亡的苦难。肖洛霍夫正是写出了平凡普通人这种合理要求的毁灭，从而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而使这篇小说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悲剧美学效应。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谈到苏联文学中人道主义的传统和流变。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新观念是从高尔基和卢纳察尔斯基等人开始的。高尔基比任何作家都更早更充分地表达了人道主义的新观念。从他早期的《少女与死神》、《马卡尔·楚德拉》以人的自由、尊严和爱情为主旋律，到1903年赞美人的哲理诗篇《人》，其中心主人公就是象征性的新人——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人。再到歌颂社会主义新人的小说《母亲》。可以说，高尔基的全部艺术创作，就是一支对新人和新的人道主义的颂歌。他后来把文学称为“人

学”，正是强调文学的这种人道主义的作用和本质。在苏联文学发展过程中，人道主义问题第一次被提出并引起公开讨论是在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高尔基在这次大会上首先提出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30年代中期，苏联受法西斯战争的威胁已日趋明显，在这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人们在谈及人道主义时自然谈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自然要强调人道主义的战斗性方面。苏尔科夫在发言中强调指出，人道主义除了爱、欢乐和自豪外，还有第四个方面的内容——“仇恨”。肖洛霍夫在卫国战争期间，曾特地写了短篇小说《学会仇恨》。作品旨在从人道主义的战斗性、正义性方面去动员人民仇恨敌人，卫护人道主义。从5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文学逐渐地完成了从对集体共性的关注到对个人个性的关注的转变，开始了人道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作品中，鸣响着的已不再是个人是历史的燃料，不只是个人对社会负责，同时也尖锐地提出了社会对个人负责，尊重个人价值的问题。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用作家全部的艺术才华和震慑力，激烈地抨击了那种“超革命的漠视人的思想和无视人的个人价值的作为”。当然，这种特别强调“个人价值”的观点，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它无疑对人道主义新观念增开了一个窥探窗口。

我还想说一说关于下大力气研究、学习肖洛霍夫作品的“载体”，即其语言手段的问题。

一般认为，高等学校中文系科，与外语系科不同，因为“载体”的隔阂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研究，赏析和借鉴外国文学名著的文学语言材料，只要重视文学规律与作品思想艺术特点的审美评述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文学作品的“载体”虽然各不相同，但它所反映的观念、行为、事物等等却基本上是相通的，也就是“可译”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好的译本来研究、赏析、借鉴肖洛霍夫名著的语言材料，来丰富、发展、完

善祖国语言的表达手段，这也就是当年鲁迅先生所说的“吸收新的表现法”的著名提法，也就是诗人绿原所说的“破解”外国名著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评论者、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师较好地掌握至少一种通用外语，也就是很必要的了。

肖洛霍夫不仅是艺术大师，而且也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文学语言的特色与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很不相同，但他的气象万千、观察入微的风景描绘，他的体贴入微、洞悉隐秘的心理描述，他的精雕细刻、传神入化的人物肖像画，他的或生动恣肆、或嘻笑怒骂、或娓娓叙谈、或深情剖白的人物语言，可以说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境地，而这种语言的完善境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他“十年磨一剑”，反复修改，数易其稿而达到的。孙美玲研究员曾在《〈静静的顿河〉手稿释析》一文中说道：

“肖洛霍夫呕心沥血写作《静静的顿河》，经历了 14 个春秋，其中的甘苦，局外人是很难得知。……肖洛霍夫创作《静静的顿河》……他的构思前后多有变迁，他的手稿一再修改，其中有不少重写的章节段落，有反复修改的字词语句。”

在这篇文章中举了肖洛霍夫几次手稿中关于奥里加·尼古拉耶夫娜（小说中李斯特尼茨基中尉的同事郭尔察科夫上尉的妻子）的肖像画描写，也就是说李斯特尼茨基眼睛中这位妇女的风貌的描写。肖洛霍夫曾三次重描这一肖像，反复对这个肖像进行补充描绘。第三稿中是这样描写的：

“在午饭的时候，李斯特尼茨基才十分认真地看清了女主人。在她匀称的身段和脸上都显出了一种正在逝去的美，这种美在一个度过了 30 个春秋的女人身上放着淡淡的光华。但在她的一双透着讥笑意味的、多少有些冰冷的眼睛里，在她的举止中，仍保留着尚未消尽的青春。她脸上的线条是柔和的，虽不十分匀称，但

却惹人爱看，可以说是一张最平平常常的脸。唯有一种强烈的对比特别引人注目：只是东方的黝黑皮肤的女人才有的薄薄的、深红色的、干裂的、热情的嘴唇，陪衬着她脸颊上的透着红扑扑光泽的皮肤和淡色的眉毛。她兴高采烈地笑着，在露出密密的整齐的小牙齿的笑容里流露出一种做作。低低的嗓音略有些沙哑，没有丰富的音调变化。两个月以来，除了肮脏的女护士外没有看见过女人的李斯特尼茨基，觉得她分外漂亮。”

这幅肖像在作者笔下活动起来了，象一个真人一样出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个年过30、青春尚未消尽、但已有一定生活经验的娇媚女人的形象。这一稿与一稿、二稿大相径庭，足以窥见肖洛霍夫在作品语言（载体）上所付出的艰辛劳动，难道不值得我们下大工夫学习、借鉴、消化吗？

这里，显然涉及到外国文学作品呼唤好的译本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名著的新译本、好译本不断涌现，但某些方面仍未能尽如人意。《人的命运》显然在高度概括、“一粒砂中看一个世界”的意义上，较上《一个人的遭遇》更为贴切；《被开垦的处女地》译名介绍到我国时，大概曾引起过读者的不习惯，现译成《新垦地》无论如何也是进了一步。草婴译《新垦地》，力冈译《静静的顿河》，较之原有译本确实有很大的完善和提高，译界和读者群对此均有公论。但愿再不要把《学会恨》（或《学会仇恨》）译作《仇恨的科学》，使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然，现行新译本仍可进一步“吹毛求疵”、精益求精，这也是莎士比亚作品几个世纪来译本层出不穷的原因。例如，现在通用的《一个人的遭遇》译文中有这样一段：

“……不，在战争几年中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时重要的是能及时转过脸去。这时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这一小段中俄语的“吝嗇的”这一形容词其内在涵义，我觉得未引申得透彻、贴切。昆曲《林冲夜奔》中的两句念白：“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给了我启发，我把最后几句试译为：“此时此刻最要紧的是能马上转过脸去。此时此刻最要紧的是别伤孩子的心，别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滚动着那男子汉从不轻流的伤心泪。”不知当否？

徐家荣同志 70 年代末，曾在兰州大学从我学俄汉文学翻译，后来又有幸在赫尔岑师院（现俄罗斯师范大学）从名师赫瓦托夫教授，进修当代俄苏文学，学业日进，卓有成果。这本《肖洛霍夫创作研究》是他多年来教学、科研工作的结晶，很有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以上一些拉拉杂杂的题外话，只能说是“秉烛之明”的闲话，能给读者提一些思考的路子，即是幸事，亦一乐也！

水天明

1995 年 3 月

目录

序.....	水天明教授(1)
第一章 作家的生平及创作道路.....	(1)
第一节 家庭和童年少年时代.....	(1)
第二节 创作起步的试笔阶段.....	(4)
第三节 创作宏篇巨著的年代.....	(5)
第四节 卫国战争时期的创作.....	(8)
第五节 战后创作及晚年生活.....	(9)
第二章 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	(14)
第一节 创作过程和成书经过.....	(14)
第二节 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16)
第三章 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	(27)
第一节 艺术构思和创作经过.....	(27)
第二节 情节结构和思想内容.....	(30)
第三节 共产党人的形象浅析.....	(36)
第四节 葛利高里的形象分析.....	(42)
第五节 哥萨克妇女的群体像.....	(52)
第六节 史诗巨著的艺术特征.....	(66)
第四章 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	(73)
第一节 前后两部的创作过程.....	(73)
第二节 时代背景和基本内容.....	(75)
第三节 达维多夫和共产党人.....	(80)
第四节 梅谭尼可夫和其他人.....	(88)
第五节 两部基调的艺术差异.....	(92)

第五章	短篇名著《一个人的遭遇》	(98)
第一节	基本素材和主题思想	(98)
第二节	索科洛夫的形象分析	(101)
第三节	艺术技巧和深远影响	(103)
第六章	未完长篇《他们为祖国而战》	(111)
第七章	肖洛霍夫创作的艺术成就	(116)
第一节	乡土题材,历史性主题	(117)
第二节	一贯顽强地忠于真实	(118)
第三节	创造典型的艺术大师	(120)
第四节	悲剧史诗的独特风格	(121)
第五节	具有幽默风格的作家	(123)
第八章	肖洛霍夫及其著作在中国	(128)
第一节	对作家的认识和熟悉过程	(128)
第二节	研究肖洛霍夫创作的高潮	(134)
第三节	实事求是地评价肖洛霍夫	(141)
第九章	苏联对肖洛霍夫的研究	(149)
第一节	深受欢迎又大有争议的作家	(150)
第二节	《静静的顿河》的三次争论高潮	(156)
第三节	苏联解体前后对作家的争论	(158)
第十章	西方对肖洛霍夫的评价	(164)
第一节	肖洛霍夫是西方重视的作家	(164)
第二节	世界文坛对肖洛霍夫的评价	(166)
第三节	从诺贝尔奖金的评选看作家	(170)
附一	肖洛霍夫生平和创作大事年表(孙美玲研究员编)	(175)
附二	赫瓦托夫论肖洛霍夫创作一席谈	(200)
附三	有关《静静的顿河》著作权争论综述	(208)
附四	肖洛霍夫创作研究主要中文资料索引	(222)

附五 主要参考文献·····	(239)
附六 甘肃省 1994 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文学专业本科 《肖洛霍夫创作研究》试题·····	(242)
后记·····	(246)

第一章 作家的生平及创作道路

第一节 家庭和童年少年时代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于1905年5月24日诞生在俄罗斯南部顿河军屯州维约申斯克镇克鲁日伊林村，但他家的祖籍并非顿河哥萨克人。一百多年前，作家的祖父从北方的梁赞省迁居顿河地区落户；作家的父亲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肖洛霍夫仍被当地的哥萨克视为“外乡人”。他终生无一固定职业，先后做过牲口买卖，当过本村一家商店的店员，耕种过从哥萨克人手中买来的土地，作过蒸汽磨坊的经理，苏维埃时期还担任过事务所帐房和谷物采购站主任等，其生活并不富裕。他虽然只受过小学教育，但很喜欢读书，还订阅文艺刊物，收藏文艺书籍。因此，正是父亲首先培养了未来的作家对文学的最早兴趣，他那间在哥萨克中罕见的小小藏书室给儿子打开了通向作家的成才之路。令人遗憾的是，这位饱尝人间辛劳的人没能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大作家，便于1925年在他客居了几十年的顿河之滨去世了。肖洛霍夫在最早的“自传”中说：“父亲是平民知识分子”，按其出身而言，应是“店员家庭”，或是“职员家庭”。

肖洛霍夫的母亲婀娜斯塔西娅·达尼洛芙娜是乌克兰人，出身于农奴家庭，是一位“半带哥萨克血统的农村妇女”。因作家的外祖父在俄国农奴“解放”后，家庭人口多，负担重，仍给地主

干活。所以，作家的母亲从12岁起就离家去帮人，出嫁之前，一直在一个老地主寡妇家当女仆人。她聪明贤惠，端庄美丽，性格坚强，勤劳朴实。肖洛霍夫小时外出读书时，母亲为了自己能自己阅读儿子的来信和亲笔给儿子写信，才学会了读书写字。她常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给儿子讲述种种优美动人的故事，给未来的作家以最初的文学熏陶。

在家里，肖洛霍夫是父母的独生子，从小生性活泼可爱，经常和哥萨克的孩子一块儿玩耍。白天他喜欢和哥萨克小朋友们一起去钓鱼，傍晚和他们一同去放牧。哥萨克的风俗民情吸引着他，他热心参加五彩缤纷、热闹非凡的哥萨克传统婚礼，喜欢热情奔放的民族舞蹈，注意倾听优美迷人的顿河地区的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哥萨克的古朴风俗、民情，丰富多采而又愚昧落后的生活习惯，他们进行春耕秋收、割草放牧和打猎捕鱼的紧张劳动场面，顿河草原一年四季的优美景色风光，都永远深深地铭刻在他儿童时代幼小的心灵里，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奠定了宝贵的初步基础。

1911年，6岁的肖洛霍夫开始识字读书，跟随家庭教师季莫菲·季莫菲耶维奇·穆雷欣学习，在半年时间里，他就学完了一年级的全年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家迁居到卡尔金村，他便进入卡尔金诺夫斯克小学读二年级。随后，他在好几所学校念过书；1914年转到莫斯科一所中学读书，后又转到波古恰尔和维约申斯克的中学学习。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在顿河流域展开，德国干涉军侵入这一地区，打破了顿河两岸居民的平静生活，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肖洛霍夫因社会动乱不得不辍学回家，从此就永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涯。总共在校学习时间只有四、五年，未来的作家的学业是靠刻苦自学和在社会这所大学中完成的。他从学校回到家中躲避战乱，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他父亲收藏的书籍，阅读了俄国很多古典作家和欧美一些优秀作家的著作。这些

作家的作品在肖洛霍夫眼前展现了广阔无边的生活图景和丰富多采的人生画卷，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充实了他的童年生活，同时，也为他将来成为名作家奠定了文化知识的坚实基础。

炮火连天的国内战争时期，肖洛霍夫随父母一起住在顿河上游的卡尔金镇等地。他亲眼目睹了1919年顿河上游地区那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哥萨克大暴动。这给少年时代的肖洛霍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后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素材。1920年，白匪军完全被驱逐，顿河地区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15岁的肖洛霍夫便积极投身于革命工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开始了独立生活：在卡尔金镇革命委员会当办事员，做扫盲教师，教哥萨克人识字读书，做登记人口的工作；参加业余剧团演出，试着写剧本，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做宣传工作；在顿河粮食委员会采购办事处做粮食征集员、检查员和机枪手，同叛乱的富农匪帮进行斗争。此时，肖洛霍夫精力充沛，聪明能干，朝气蓬勃，是革命工作中的积极分子，是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业余演员。据说，只要在海报上出现了肖洛霍夫的名字，剧场就容纳不了所有涌来看戏的人。每当他演完剧走下台时，剧场上便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喝彩声。编写剧本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初步尝试。他写了个名为《他们的风俗和习惯》的剧本，反映国内战争时期顿河地区的人民生活，揭露了白匪军的罪行，盼望红军早日到来；还写了一个剧本叫《常胜将军》。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战乱，这些剧本都没保存下来。

从1921年8月起，肖洛霍夫做粮食征集员，还参加了卡尔金镇的武装征粮队。他手拿武器，同征粮队一起在顿河草原上奔忙，反击富农的袭击，和白匪军进行战斗。后来他在自传中颇有趣地回忆到，“从1920年起，我在顿河一带服务和奔走，当了好一阵征粮工作队员。我们追逐匪帮——他们控制顿河流域直到1922年，匪帮也追逐我们。这都是很自然的。有时也落到各种各样的困境里。”（见《顿河故事》编后记）有一次，在征粮的斗争中，肖

洛霍夫被马赫诺匪帮抓住，受到匪首的亲自审问，只因他年少天真，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幼，才幸免于死。

少年时代这些丰富的经历和难得的见闻，为他后来创作《顿河故事》和《静静的顿河》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宝贵素材。

第二节 创作起步的试笔阶段

1922年10月，17岁的肖洛霍夫为了学习和创作，只身到了首都莫斯科。20年代初，苏联文学界在国内外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存在着各种文艺思想的激烈斗争，莫斯科的文坛显得比较活跃，文艺团体和派别丛生，诸如未来派、象征派、“阿克梅”（顶峰）派、无产阶级文化派、“谢拉皮翁兄弟派”、“山隘派”、“拉普”等。肖洛霍夫想把自己在顿河地区国内战争中的所见所闻、征粮队中的亲身经历和各种感受都写出来。莫斯科的文坛虽然很热闹，但他首先遇到的是生活困难问题。因此，他一面做工，维持生活，一面如饥似渴地发奋读书，以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同时刻苦地学习写作，开始文学活动。他先后做过装卸工、泥水匠、会计、出纳、办事员，以此维持极其艰苦的生活。经好友介绍，他加入了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团体“青年近卫军”，后来又加入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青年近卫军”的活动对肖洛霍夫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有着重要作用。他参加了该团体举办的散文学习班，努力提高理论修养和写作技巧，并将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写作练习，从而开始发表作品。

1923年9月19日，《少年真理报》发表了肖洛霍夫的处女作——小品文《考验》。接着，又刊出了另两篇小品文《三个纽扣》和《检查员》。这些试笔性的小品文以青年、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和共青团员为描写对象，充满了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散发着青春

的气息。1924年，改名为《青年列宁主义者》的该报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胎记》。这篇作品刊出后被《星火》、《接班人》和《农民青年杂志》等报刊转载，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他的一系列小说也相继发表，如《粮食委员》、《野小鬼》、《阿辽施卡》等；这样，肖洛霍夫逐渐成为一位专业小说作家。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等世界名著的作者，最初就是这样步入文坛的。

肖洛霍夫在莫斯科生活了两年，就决定要返回顿河故乡去。他从创作的实践中深深感到，必须深入到熟悉的顿河人民的生活当中去；回到要写的人们的身边，才能写出好的作品。1924年底，肖洛霍夫回到故乡维约申斯克镇定居。农村的打猎、放牧和钓鱼是这位土生土长的作家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兴趣爱好；故乡的古朴风俗习惯比大城市的繁华喧闹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他一心扎根于这片创作的沃土，潜心写作，在短短的两年之中，就写出了20多篇短篇小说。1926年末，新莫斯科出版社将肖洛霍夫这些作品编成两个集子：《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先后出版。这就是肖洛霍夫在文学生涯中迈出的第一步，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第一个可喜的成绩。

第三节 创作宏篇巨著的年代

1925—1926年，肖洛霍夫开始酝酿创作一部比较全面地描写哥萨克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便经常到哥萨克中间去调查访问，去博物馆、图书馆搜集材料，有时一连数日坐在那里阅读杂志、查资料。起初，他把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顿河乡土》，构思几经变迁，最后定名为《静静的顿河》。